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

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

嚴 耕 望

(一)

漢世，中央太學之規模極大，學生經常數千人，時或多至三萬人；郡縣亦置學官，學生亦常數百千人；官辦教育可謂極其發達。私家講學，生徒雖亦常以千百數，梁書四八儒林傳序至稱漢時「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南史儒林傳序同。疑此序文乃就南朝情形上推漢世加以想像者。)，然其勢終不敵公立學校之發達。而中央太學尤有極大之凝聚力，四方士子欲振名譽者，恆趨太學，論學會友，傾動京師。故就當時情勢而言，教育中心在中央之太學，地方學官及私家教授實非其比。私家教授亦多在平原鄉邑，其在山林川澤如劉昆魏應者，其例實不甚多，且多在政局方亂之時。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是也。漢末喪亂以後，政府不以教育爲意，而政治中心之大都市又常有變亂，雖有太學，實同虛設，州郡更不待言，故士子多散處四方。當時政治社會皆爲世家大族所把持，讀書仕宦亦幾爲世族之特權。南朝承之，又會佛教興盛，當時第一流學者多屬僧徒，且兼通經史；貴族平民皆尊仰之。吾人想像當時教育中心固在世家大族，然必亦有不少士子就學於山林巨剎者。南齊書五四高逸傳：明僧紹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顧歡於剡之天台山開館，聚徒常近百人。沈麟士隱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徐瑤之隱袪蒙山，立精舍講授。只觀此數例，足徵山林講學之概。而梁書五一處士何點傳云：

「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

又云：

弟詹「居會稽 若邪山雲門寺。……高祖踐阼，……乃敕詹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詹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詹年登祖（尙之）壽（七十二），乃移還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是何氏兄弟二人講學皆直在佛寺矣。雖此所舉，皆爲隱逸者流，不能以概其餘，然已有此種傾向，殆可知矣；惟其詳待考耳。北方情形稍有不同，經學教育之盛雖不及兩漢，然遺風餘韻，尙見史傳，只觀魏書儒林傳已可知其大略。及隋統一天下，頗重教育而提倡之。隋書七五儒林傳序云：

「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參之隋書及兩唐書列傳，隋世大儒教授生徒或有至數百人，足爲此序之證。亦有教學於山澤者，如隋書四一蘇威傳：

「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

同書七七隱逸崔廓傳：

「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

同書七八藝術盧太翼傳：

「徙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

新唐書八四李密傳：

「威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

錢起歸義寺題震上人壁（全唐詩第四函第五冊）原注：

「寺卽神堯皇帝（唐高祖）讀書之所，龍飛後，創爲精舍。」（據詩，寺在山中。）

按此五例者，或在隋世，或在隋前，且有卽讀書山寺者。參以前引齊書、梁書，吾人可以推想此種情形不始於隋，而始於南北朝亂離之世。蓋世亂逼人，不能不投身山林，俾能安心肄業也。

唐初，中央置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及書學、算學、律學、宏文館學，州縣亦各置學。舊唐書一八九儒學傳序，述貞觀初之盛況云：

「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

度此盛況蓋略近於漢世。而私家教授見於史傳者則甚少。（兩唐書儒林學傳中私家教授者數人，皆在隋世。）至如新書一九六儒學馬嘉運傳：「貞觀初……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冊府七六八略同。）山居講學，此為僅見之例外。此種情形延續數十年之久，蓋政治社會安定，公立學校發達，士子羣趨學官，故私家教授衰替，更無隱遁山林之必要也。

武后擅權，薄於儒術，舊唐書一八九上儒學傳序云：

「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愜官爵，取悅當時……博士助教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

其後學官日衰，而士子讀書山林者却日見衆多。中葉以後，中央太學獨為茂草（參看全唐文五三二李觀請修太學書及卷七二七舒元興問國學記）；而讀書山林寺院，論學會友，蔚為風尚，及學成乃出應試以求聞達，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士亦即多出其中。茲先舉比較概括性可據以推想一般盛況者，凡得八事，以明之。

撫言三慈恩寺題名雜記條：

「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

按此條「鱗差」下疑有奪文。但此處述設科取士使居內外重任，中間插入「邇來林棲谷隱……」一段，自是說士子為求前途發展，乃林棲谷隱，潛心習業以取科第。此其命意至為明顯，而以「櫛比鱗差」為喻，足見其盛。此其一。

李頎緩歌行（全唐詩第二函第九冊）云：

「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頎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

按「閉戶頎水陽」即讀書山澤之謂，也許即指嵩山而言。鼓勵青年立身自強，不曰入

學從師，而曰閉戶山谷，足見當時風氣矣。此其二。

撫言七起自寒苦條，共六事，其中李義琛兄弟及鄭朗相公兩事迹應舉，李絳一事與題無關。其他徐商、韋昭度、王播三事迹少年讀書情形云：

「徐商相公常（嘗）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食；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其二）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按此記寒苦讀書至宰相者凡三條，而皆在僧寺，且隨僧齋食。當時寺院爲寒士聚讀之所，亦可想見。此其三。

同書一〇海叙不遇條云：

「段維……年及壯士，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

按此條最足顯示士子多讀書於山林。中條山既爲書生淵藪，有書籍，有教有學；其他名山亦可例推。此其四。

全唐文八二六黃滔司直陳公（嶠）墓誌云：

「閩越江山，莆陽爲靈秀之最。貞元中（七年），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其後詞人疊疊，若陳厚慶、陳泛、陳黯、林顥、許溫、林速、許龜圖、黃彥修、許超、林郁，俱……半生隨計，沒齒銜冤。曠乎百年，而公追二賢之後（光啓三年及第），七年而徐正字寅捷（乾寧元年及第，徐考謨），八年而愚（乾寧二年及第），莫不以江山之數耶？」

按同卷又有黃滔祭陳侍御嶠文，與此略同。皆謂有唐一代（二文作於光化二三年）莆陽進士及第止此五人也。又按林藻黃滔先後讀書於莆山之靈岩寺，見黃滔莆山靈岩寺

碑；陳嶠讀書於莆之北岩精舍，又讀於北平山，見本誌；許稷深入終南山隱學三年，然後應舉及第，見閩中名士傳；並詳後引。是全縣數百年間進士及第五人中惟徐寅習業情形不可知，其餘四人皆在山林寺院也。足見習進士業者多在山林寺院矣。此其五。

全唐文三三七顏真卿汎愛寺重修記云：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恒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寧諸寺，無有無予蹟者。既仕於崑，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目予實信其法……則非知予者矣。」

又雲溪友議一李相公紳條云：

「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被主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有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資，因諭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多尤，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

按此兩事可合併論之。顏公不信佛法，亦居佛寺肄業講學，則當時風尚本如此，從可知矣。而觀李紳事，歷居無錫惠山寺、會稽剡川佛寺讀書，又居華山讀書（見後文終南華山節），紳貧士，必亦寺觀也。李紳屢爲寺僧所厭惡，乃至毆打，恨憾銘骨，而習業屢遷，皆在山寺，不能更改其環境。則讀書寺院不但已成風尚，且必寺院中有其優良條件，貧士縱所不願，亦不得不寄寓寺院以便習業也。此其六。

舊唐書一七七裴休傳云：

「家世奉佛。休尤深於佛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

據此，則太原鳳翔諸山佛寺多有義學，而其師則僧也。又圓覺經大疏鈔卷一之下云：

「宗密家貫果州，因遂州有義學院，大闡儒風，遂投請進業。經二年後，（道圓）和尚從西川遊化至此州，遂得相遇。」

觀此一段文意，參之裴休傳義學事，則此義學院當與佛寺有關，殆可斷言。又日人那波利貞作唐鈔本雜鈔考（刊支那學第十卷特別號），臚列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

之有關敦煌寺學者甚多，其最足證明敦煌諸寺多有寺塾者，有下列十一條：

第貳六〇九號俗務要名林殘卷紙背署：

丁亥年正月十六日靈圖寺學仕郎張盈潤寫記之耳。

第貳六二一號漁父歌滄浪賦末署：

長興五年歲次癸丑八月五日燉煌郡淨土寺學郎翟員義。

第貳六叁叁號楊滿山詠孝經壹拾捌章紙背署：

壬午年正月九日淨土寺南院學仕郎。

第貳七壹貳號貳師泉賦末署：

貞明六年庚辰歲次二月十九日龍光寺學郎張安八寫記之耳。

第叁壹八九號開蒙要訓末署：

三界寺學士郎張彥宗寫記。

第叁叁八壹號秦婦吟末署：

天復伍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信。

第叁叁九叁號雜鈔末署：

辛巳年十一月十二日三界寺學士郎梁流慶書記之耳。

第叁四六六號吉凶書儀殘卷紙背署：

金光明寺學師顯須等。

金光明寺學郎索慙。

第叁六四九號雜鈔末署：

丁巳年正月十八日淨土寺學仕郎賀安住自手書寫誦讀過記耳。

第叁六九壹號新集書儀殘卷紙背署：

淨土寺學士郎汜安德筆記。

第叁六九八號孝經紙背署：

靈圖寺學郎正月二日書記張富通。

那波氏斷語略云：「此所見學郎、學士郎冠以寺名者，必即寺塾之學生，而觀其姓名，皆係俗家子弟，所書寫者，皆為外典，非佛典。可知此等寺塾所教所學者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而金光明寺有學師顯須、學郎索慙，則學者雖為俗人，而教者則

爲僧侶也。此種情形當非敦煌一地之特殊現象，而可視爲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現象。」按此論甚的。而此所列諸材料適足與前引裴休傳之義學、圓覺經大疏鈔之義學院相印證。唐會要三五學校條：「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爲鄉學。……疏奏不報。」蓋佛寺本多義學、或學子寄寓，故炫有此奏耳。佛寺既多置義學，僧侶自爲之師，以教授俗家子弟，既爲社會服務，亦藉此可以吸收優良信徒。寒士既不能自給，自樂於投身寺院習業，度其數必甚多也。此其七。

復考唐會要三五學校條：

「會昌五年正月，勅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於太學，外州縣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

按：舊唐書一八上武宗紀書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之勅於會昌五年四月，通鑑二四八書於同年五月乙丑，似會要此條與毀佛事無關。但通鑑後文補敘毀佛事又云「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則毀佛事不始於此月日也。考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會昌三年已有毀佛跡象。其同年七月敘事云：

「又勅下令毀折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宛入色役。具令分析聞奏。且長安城裏坊內佛堂三百餘所，佛像經樓等莊嚴如法，盡是名工所作，一箇佛堂敵外州大寺，准勅併除罄盡；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數。天下尊勝石幢僧墓塔等，有勅皆令毀拆。勅召國子監學士及天下進士及第身有學者，令入道教。」

下文述毀佛事，逐步加緊，至五年四五月澈底執行。則會要此條勅令實在毀佛運動進行將至最激烈階段時所頒佈者，頗疑此條關於學校之勅令與毀佛運動有關。蓋習進士業者多寄寓佛寺，甚至隸名佛寺，前引敦煌文書多有署名某某寺學仕郎者是也。今既廢毀佛寺，故令改隸太學州縣學矣。即觀上引行記之末段，一面折毀佛寺，一面令國子監學士及進士改入道教，亦足徵知學士進士與佛教寺院之關係必極密切也。此其八。

只觀此八事，已可徵知唐代學子多讀書山林寺院，學成然後出而應試以取仕宦矣。今試以名山爲中心，分區列舉具體例證以見其盛。亦有借寓道士觀習業者，性質相類，亦並錄焉。

(二)

唐代士人喜居山林，故名山之區並不很寂寥(詳後)，非如今日士人皆集中都市生活。其中有真隱，有偽隱，有永居，有暫息，今並不取；惟就真正讀書習業以取功名爲職志者分別列舉之。

(1) 終南、華山及長安南郊區

新唐書一九六隱逸傳序云：「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嵩少終南爲仕途捷徑。」此雖士風不競，但終南嵩少逼近兩都，爲文士聚處之所，則可想見。其在終南，有純以習業爲事者。唐才子傳二：

閻防「河中人，開元二十二年李珣榜及第……。於終南山豐德寺結茆茨讀書。」唐詩紀事二六閻防條：

「防與薛據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

全唐詩第八函第九冊李商隱安平公詩：

「送我習業南山阿。」

太平廣記一七盧李二生條：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之術。(出逸史)。』

同書三〇七張仲殷條：

「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出原化記)。』

閩川名士傳(徐松登科記考一五引)：

「許稷挾策入關，……深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第。」

又全唐詩第七函第二冊白居易秋霖中遇尹縱之仙遊山居：

「林下有志士，苦學惜光陰，歲晚千萬慮，併入方寸心。」

按白居易摯友王質夫，隱居仙遊寺，故此寺屢見於白集，亦見長恨歌傳。寺在熱屋縣之南境。仙遊山居者當卽其地，是亦終南北麓也。

按僅此數條，已得十一人。至於在華山習業者，亦得三例。太平廣記二七唐若山條：

「相國李紳字公垂，嘗習業於華山。(出仙傳拾遺)」

同書六三玉女條：

「華山雲臺觀……大歷中有書生班行達者……爲學於觀西序。（出集異記）」

北夢瑣言四：

「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

至於長安，爲首都所在，士子所聚自不待言。赴舉者既至長安，蓋多寄寓寺院，一面作人事活動，一面溫習課業以便應試。南部新書乙：

「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釀率酒饌，請題目于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授獻新課，並於諸州府拔解。」

按此條雖專指落第者爲準備下一次應試而言，實亦可視爲一般入京謀科第者之共同行徑，決不限於落第者。如撫言七升沈後進條，牛僧孺始舉進士入京，先謁韓愈皇甫湜，並謀所居。二公囑其「於客戶坊稅一廟院。」並設計爲之延譽。此爲有名之實例也。唐世科第取士，每年錄取雖不過二三十人，但應試者例近千人。吾人可以想像，入闈前後，士子之寄寓長安寺院者必以數百計。惟此或究爲暫時性質，故讀書長安寺院之實例除前引撫言七起自寒苦條記韋昭度依左街僧錄淨光一事外，僅見廣記二四三寶父借嘉會坊伯父廟院習業一條。但讀書長安郊區之實例則頗多。如全唐詩第五函第五冊王建秋夜對雨寄石甕寺二秀才云：

「對坐讀書終卷後，自披衣被掃僧房。」

太平廣記三七三楊積條：

「進士楊積家于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指（詣）昭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出纂異記）。」

全唐詩第三函第七冊韋應物灋上精舍答趙氏外生：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亦有超世心，擔書從我遊……」

同書第六函第五冊孟郊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贈林校書兄弟（詩從略）。

又題林校書花嚴寺書窗（詩從略）。

雲笈七籤一一七道教靈驗記文銖條：

「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爲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

按：南部新書已：「石甕寺者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是在長安東南郊區。灋上在西南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

郊區，華嚴寺在南郊區。文銖於別業讀書自亦郊區。要皆當終南北麓，亦即可視為終南華山之同一區域也。

此外，太平廣記三〇七沈聿條云：

「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出集異記）」

按此亦近於華山區者。又酉陽雜俎續集二（又見廣記三七三引）。

「寶歷二年，明經范瑋居梁山讀書。」

按梁山之名，陝、晉、蜀、皖、閩諸省皆有之，而陝西凡三處，在韓城、乾縣及南鄭，據此條前後紀事，似當屬陝西者，今附錄於此。

（2）嵩山及其近區諸山

嵩山人文之盛，觀前引新唐書一九六隱逸傳序，已可徵知。就中亦有真正以教授肄業爲事者。如新唐書一九六隱逸盧鴻傳云：

「盧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鴻至東都，謁見不拜。……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白孔六帖勸學條，誤鴻爲洪。）

北夢瑣言（說嵩一七引）云：

「後唐清泰中，進士龐式在嵩陽觀聚課生徒。」

又（說嵩二二引）云：

「薛學子（？）聚課嵩陽觀。」

按：此三條以教授生徒爲事者。而記讀書習業於嵩少之材料尤多，如舊唐書一七一李渤傳：

「勵志於學，……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新唐書一一八本傳：「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

同書一九二隱逸孔述睿傳：

「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聞。既孤，俱隱於嵩山。述睿好學不倦，……代宗以太常協律郎徵之。」（按全唐文五一八梁肅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初士儀與孔君述睿，同隱於嵩邱，」云云。觀下文官歷，此卽述睿。）

同書一六〇韓愈傳：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按此亦讀書，

非隱也。)

全唐文三五八岑參感舊賦序：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

全唐詩第九函第六冊劉駕送李垣先輩歸嵩少舊居：

「文章滿人口，高第非苟得，要路在長安，歸山却爲客。」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年纔弱歲，往少林山……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既而悟朝市之諠譁，尙法門之寂澄，遂……捨素裾，而擷緇服。」(按其始必習儒業者。)

太平廣記四二三韋思恭條：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出博物志)。』

同書四五八嵩山客條：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習業。(出原化記)。』(按此與前條述同一事，而人數較多。)

同書六八封陟條：

「寶歷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志在典墳……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窓。(出傳奇)。』

同書三四七韋安之條：

「韋安之者，河陽人……，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逢一人……，曰吾姓張名道，……欲往少室山讀書。……所往一志，乃約爲兄弟，……同入少室，師李潛。經一年，張道博學精通，爲學流之首。一日語安之曰：兄事業全未，從今五載方成名……。安之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

雲笈七籤一一三上仙傳任生條：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

唐才子傳二劉長卿傳：

「長卿，河間人，少居嵩山讀書。……開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

又崔曙傳：

「曙，宋州人，……苦讀書，高栖少室山中。」

又張譔傳：

「譔，永嘉人，初隱少室下，閉門修肄，志甚勤苦。…後應舉，官至員外郎。」

同書四張謂傳：

「謂，河內人也，少讀書嵩山。……二十四，受辟。」

太平廣記三一三龐式條：（說嵩二二撫異引洛中紀異，略同）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給菴。……薛生……少年純
慤，師事於式。……後龐式登第。（出玉堂閒話）」

此外，嵩少近區諸山，如龍門、陸渾、昌谷及汝潁上流諸山，亦多有文士讀書之例。

如太平廣記三八八齊君房條：

「大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出纂異記）。」

舊唐書一一一房瑄傳：

「少好學……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爲事，凡十餘歲……。」

新唐書二〇二文藝呂向傳：

「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彊志於學。」

全唐詩第六函第七冊李賀一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從略）。

又李賀三昌谷讀書示巴童云：（按昌谷在宜陽西）

「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尙相從。」

同書第九函第七冊司馬札送進士苗縱歸紫邏山居：

「汝上多奇山，高懷愜清境，強來干名地，冠帶不能整。常言夢歸處，泉石寒
更冷。」

按觀此諸例證，參以前引李頎綏歌行稱山居讀書，舉潁水陽爲說，可知嵩少地區爲一大習業中心，明矣。

（3）中條山、太行山（今太行山脈南端）區

中條太行爲北方一大讀書中心，只觀前引唐撫言海敍不遇條已可徵知。其他材料
節錄如次：

撫言七起自寒苦條：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新書徐商傳只云幼隱中條山)

全唐文七五五(杜樊川文集九)杜牧范陽盧秀才(霈)墓誌：

「霈……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於門外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捋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全唐詩第八函第八冊杜牧三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又杜牧五盧秀才將出王屋高步名場江南相逢贈別。兩詩皆贈此人。)

舊唐書一九二陽城傳：

「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新唐書一九四本傳：「隱中條山……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冊府元龜九八，同。)

南部新書丙：

「王龜，起之子……。太和初，從起于蒲，於中修(條)葺書堂以居之。」

太平廣記六四姚氏三子條：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姚惜其不學…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出神仙感遇傳)。』

同書同卷張鎬妻條：

「張鎬，南陽人，少爲業勤苦，隱王房(屋?)山，未嘗釋卷。(同上)。」

同書三二八閻庚條：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將適白鹿山。…庚…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偕行。仁亶奇其志許焉。(出廣異記)」(山在修武輝縣間)

同書三七二李華條：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出廣異記)。』

新唐書一四六李栖筠傳：

「特喜讀書……居汲共城山下，……舉進士。」

同書一一四徐彥伯傳：

「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良，對策高第。」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

按此諸條，或在僧寺，或在道觀，或自結茅，皆足與撫言海敍不遇條相印證。范堯佐書詩（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六冊）云：「書，憑雁寄魚，出王屋，入匡廬，……別後莫嘆千里信，數封緘送到閑居。」（本注，「同王起諸公送白居易分司東都作。」）此雖道士所作，但參以前列材料及廬山情形，中條王屋諸山爲北方一大人文淵藪，殆可斷言。

又舊唐書一七七崔慎由傳云：

「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不出山巖……者，十年。」

按此條爲唐人讀書山林地區可考之最北者，附著於此。

（4）泰山及其近區諸山

讀書泰山之例，最佳者爲杜甫八哀詩。其哀武功蘇源明詩云：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宗匠集精選。」

觀「灑落辭幽人」之句，知同時讀書東岳者尙有他人，蓋亦結伴而讀。此外如太平廣記四一七光化寺客條：

「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出集異記）。」

同書四九〇東陽夜怪錄條：

「前進士王洙，……元和十三年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

又新唐書一六三孔巢父傳：

「少力學，隱徂徠山。……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

舊唐書一九〇下文苑李白傳：

「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

按此實亦結伴讀書山林也。東岳、徂徠爲東方名山，讀書者必甚多。中葉以後鄒魯一帶爲方鎮割據，變儒雅爲獷戾，故讀書之風轉衰耳。

此外，舊五代史九四高漢筠傳云：

漢筠……齊州歷山人也。……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

又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四冊齊已酬九經者云：

「九經三史學，窮妙又窮微，長白山初出，青雲路欲飛，江僧酬雪句，沙鶴識
麻衣，家在黃河北，南來偶未歸。」

檢古今地名大辭典，此長白山當指山東鄒平淄川間之長白山而言，枹朴子以爲泰山之副嶽者也。此山僻在泰山之東北，距中原兵亂之區較遠，故唐末頗有士子讀書其中也。

(5) 廬 山

廬山爲一大讀書中心。唐詩紀事四六劉軻條云：

「樂天云：廬山自陶謝後，正（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今讀書屬文結茅
崑谷者猶一二十人。其中秀出者，有彭城劉軻，……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
矣。」

此泛言之，可想見平時經常有不少人讀書其中。至於逐一記載之材料甚多。即宋陳舜
俞廬山記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〇九五）已有五條：

「凌雲庵，舊名凌雲書堂。九江錄云：劉軻書堂在凌雲峯下，早年居此。廉使
裴公美其才，薦之上第。」

「證寂院，舊名折桂庵，唐相李逢吉舊依李渤學于此山。逢吉去而爲僧居，故
名折桂。」

「慧日禪院，……院記云：唐乾寧中僧如義始結庵舍。……如義之居山也，朱
朴嘗依以肄業，今謂之朱朴書堂。」

「薛諫議書堂，即劉兪侍御舊居。會昌中，薛自南海書記滿秩，親經營之。」

「棲賢院，……南齊永明七年……，置寺於尋陽西二十里。唐寶歷初，刺史李
渤徙置是山，以僧智常（此處當有脫文）智常學者數百人。」

此外，就余所收，見於全唐文者四篇。卷六九〇符載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云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合於蜀，……乘扁舟，沿三
峽，道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遁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尚，精
綜六籍，翺翔百氏。……居五六載……。」

同書七四二劉軻上座主書云：

「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礱前

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

又劉軻與馬植書云：

「元和初，方下羅浮……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臺。……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

同書八七二李徵古廬江宴集記云：

「匡廬……奇峯，……乾貞己酉歲（當作己丑，即後唐天成四年）予遊旅及此，得國朝四門博士庭筠書堂故基。

見於全唐詩者十一首，茲列舉如次：

韋應物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第三函第七冊）

楊巨源題五老峯下費君書院。（第五函第九冊）

許渾贈元處士：「紫霄峰下絕韋編，舊隱相如結轡前。」本注：「元君舊隱廬山學易。」（第八函第八冊）

李羣玉勸人廬山讀書：「憐君少雋利如鋒，氣爽神清刻骨聰，片玉若磨唯轉瑩，莫辭雲水入廬峯。」（第九函第三冊）

許彬酬簡寂熊尊師以趙員外廬山草堂見借：「廬山得此峯，……窮經業未慵。」（第十函第六冊）

杜荀鶴哭山友：「十載同棲廬嶽雲，寒燒枯葉夜論文。」（第十函第八冊）

唐求送友人江行之廬山肄業：（第十一函第三冊）

伍喬聞杜牧赴闕：「舊隱匡廬一草堂，今聞攜策謁吾皇。」（第十一函第四冊）

又廬山書堂送祝秀才還鄉：「束書辭我下重巖，……。」（同前）

又送江少府授延陵後寄：「五老雲中勤學者，遇時能不困風塵，束書西上謁明主，捧檄南歸慰老親。」（同前）

（按伍喬此三詩皆有關讀書廬山。小傳云：「喬，廬江人，南唐時舉進士第一。」此蓋據南唐書書之。而唐才子傳七，伍喬「少隱居廬山讀書，工爲詩，與杜牧之同時擢第。」不知是否有誤。然此三詩中之第一

第三兩詩爲唐時作品則無疑。)

李中壬申歲承命之任淦陽再過廬山國學感舊寄劉鈞明府：「三十年前共苦辛，
囊螢曾寄此煙岑，讀書燈暗嫌雲重，搜句石平憐蘚深。各歷宦途悲聚散，幾看
流輩或浮沈。」(第十一函第五冊)(按壬申爲梁乾化二年，三十年前當唐僖宗
中和中，時尙未建國學。觀末句，同時讀書者，尙有他人。)

此外見於北夢瑣言者兩條。卷一二：

「唐相楊收，江州人，……少年於廬山修業，……堅進取之心。」(廣記一五五
亦引此條)

同卷又云：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

見於唐才子傳者三條，卷四李端條：

「(端)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大歷五年，……進士擢第。」

同書五楊衡條：

「衡，雩人。天寶間，避地西來，與符載、竇羣、李渤同隱廬山，結草堂於五
老峯下，號山中四友。」

又李涉條：

「涉，洛陽人，渤之仲兄也。……卜隱匡廬香爐峯下石洞間，嘗養一白鹿，甚
馴狎，因名所居白鹿洞，與兄(弟)渤、崔膺昆季茅舍相接……。」(新唐書一
一八李渤傳：「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

又太平廣記一七薛肇條：

「薛肇……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
尋已擢第。(出仙傳拾遺)。』

雲笈七籤一一三下續仙傳聞丘方遠條：

「聞丘方遠……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山晤。」(時在唐末)。

白鹿書院志：

「先是魯公顏真卿寄居郡之五里牌，厥後裔孫顏翊率子弟三十餘人授經洞中。」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引)。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

據此而言，唐中葉以後，讀書廬山之風甚盛，宰相如楊收、李逢吉、朱朴，名士如符載、劉軻、竇羣、李渤、李端、溫庭筠、杜牧、杜荀鶴皆出其中。大抵皆數人同處，或結茅，或居寺院，且有直從寺僧肄業者。唐末五代此風尤盛。全唐文八六九陸元浩仙居洞永安禪院記云：

「巨廬之名岳……永安禪院者，……甲戌歲（後梁乾化四年）……仙居禪宇，自是聿興，參學之流，遠邇輻湊……。師……以詩禮接儒俗……，羈旅書生成事業，告行之日，復遺資糧，登祿仕者甚多，榮朱紫者不一。……大吳……大和和……四年……題。」

同書八七二李徵古廬江宴集記云：

「匡廬……奇峯……（吳乾貞己酉（當作丑）歲，予遊旅及此，得國朝四門博士庭筠書堂故基，背五乳之峯，帶遷鶯之谷。……予方肄業，乃結廬而止。俄而長樂從弟兄洎親友十餘人繼至。明年予倚金印峯復營小堂以自居……。」（按廬山記二有李徵古書堂。）

同書八八八徐鍇陳氏書堂記云：

「廬山之陽，有陳氏書堂。其先蓋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曰（略）伯宣來居廬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鄉常樂里，合族同處，迨今千人。……衰……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揭之。……衰以爲族旣庶矣，居旣睦矣，……遂於居之左二十里……築爲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爲遊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門生前進士章谷嘗所肄業，筆而見告，思爲之碣。」

南唐書一先主書云：

「（昇元三年）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

只觀此數事，唐末五代，書生肄業廬山之風之盛，可以想見。他如雅言雜載（五代詩話三引）云：

「陳沅，廬山人，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黃損、熊皎、虛中師事之。……齊已贈沅云：四海方磨劍，深山自讀書。」

十國春秋（同上）云：

陳貺，閩人。性澹漠，孤貧力學，積書至數千卷，隱廬山幾四十年，……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

馬令南唐書一四儒者劉洞傳：

「洞，廬陵人，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

又江爲傳：

「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

觀此數事，亦見當時之盛況。書生就讀廬山之風之盛如此，而白鹿洞蓋尤爲諸生聚處之中心，南唐昇元中遂於白鹿洞建國學，爲國家正式教育機關。茲錄關於廬山國學材料數條於次：

陳舜俞廬山記二：

「白鹿洞，……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以主教授。」

白鹿書院志：

「南唐昇元，卽其地聚徒建學，置田，乃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號曰廬山國學。」

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五冊李中送相里秀才之匡山國子監。（詩從略）

同書第十二函第三冊僧貫休懷匡山山長。（詩從略）

廬山雜記（五代詩話三引）：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

閩書（五代詩話二引）：

「楊徽之，少通羣經，尤刻意於詩，……嘗肄業廬山白鹿洞，……周顯德中舉進士。」

馬令南唐書一四儒者伍喬傳：

「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

勵，……數年……出與郡計，……蠶果第一。」

同書一五隱者毛炳傳：

「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
鏹，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
傳經酒半升。」（按此當卽在國學。）

據此諸條，廬山國學，亦稱國子監。有洞主或稱山長，掌教其中，有助教以佐之，諸
生甚衆，有學田以給之。至宋初，遂擴而大之爲白鹿書院。此亦事勢發展之必然結果
也。

此外，全唐文九二〇釋澄玉疏山白雲禪院記：

「大順元年……（撫州）太守危公……令……曾公……巡到茲山，廻對曰去此六
十里有山曰書山，是周姬王匡霸之地，古儒讀書之場，因而俗號也。」

撫言八夢條：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
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

按此爲江西除廬山外讀書山林可考之兩事。

（6）衡 山

唐代士人讀書南岳衡山之記載凡得五六條。太平廣記三八李泌條：

「泌嘗讀書衡岳寺。（出鄴侯外傳）。」

同書九六嬾殘條：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
爲非凡物。（出甘澤謠）。」（南嶽總勝集下，全同。）

南嶽總勝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〇九七）卷中：

「聖壽觀，……唐咸通中建。……舊記云，故靈武盧瑋鎮黔南日，奏請以舊書
堂爲觀。」

又：

「承天禪寺，……唐韋寅書堂故基尙存。」

全唐文三四九李白送載十五歸衡嶽序：

「屬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憩祝融之雲峯……。」

全唐詩第六函第四冊呂溫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云：

「願君此地攻文字，如煉仙家九轉丹。」（按中國書院制度引衡州府志云：「石鼓書院在石鼓山，舊爲尋真觀。唐刺史齊映建合江亭於山之右陸。元和間，士人李寬結廬讀書其上。刺史呂溫嘗訪之，有題尋真觀李秀才書院詩。」即此。）

按此所獲材料雖不多，但衡山爲南方之一讀書中心，仍可想見。

（7）羅浮山

自東晉南朝以來，羅浮山已爲嶺南宗教文化之中心。至唐，海上交通發達，此山之爲人文淵藪，自不待言。士子習業其中者亦必甚多，觀楊衡有送鄭丞之羅浮習業詩（全唐詩第七函第九冊）可知也。其他事例，如全唐文七四二劉軻與馬植書云：

「（軻）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邇來數年，……元和初，方下羅浮……抵於匡廬。」

太平廣記五四劉瞻條：

「劉瞻，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尙，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瞻進士登第……昇輔相。」

羅浮山志會編卷五人物志：

「古成之，字亞夷，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增城。性簡靜寡欲，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通羣籍，中梁顥榜第二人。」

同書卷六隱逸條：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進士。」

僅此數條，已可見其梗概。

（8）蜀中諸山寺觀

讀書蜀中山林寺觀之例，即杜詩所詠已有四首。其一，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全唐詩第四函第一冊）云：

「陳公讀書堂……。」（按鏡銓九引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玉京觀後。」唐才子傳一，陳子昂「初年十八時未知書……後入鄉校，感悔，

卽於州（梓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飭。」〔新唐書本傳恰省「金華山觀讀書」一句。〕）

其二，不見（原注，「近無李白消息」）（全唐詩第四函第三冊）云：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按鏡銓八引杜田補遺：「白之先客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幼讀書於大匡山，其讀書堂尙存。……語出揚天惠彰明逸事。」唐詩紀事一八李白條略同。又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六冊杜光庭讀書台亦云：「山中猶有讀書台……青蓮居士幾時來！」）

其三，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全唐詩第四函第四冊）云：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筆架霑窗雨，書籤映隙嚔，蕭蕭千里足，箇箇五花文。」

其四，送竇九歸成都（同前）云：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

按此四事，就人論，其二爲大文學家，就地論，其二爲道觀，足見蜀中讀書山林寺觀者之多。其他可考見之材料，如全唐文六九〇符載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合於蜀，四人相依約爲友，同詣青城山，斬刈藁草，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

北夢瑣言五符載條云：

「載……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唐詩紀事五一及太平廣記一九八均同）。

全唐文七八九劉蛻山書一十八篇序云：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自號爲山書。」

又同人梓州兜率寺文冢銘云：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按蛻大中中進士，官至中舍。）

全唐詩第九函第四冊賈島送獨孤馬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云：

「家辭臨水郡，雨到讀書山。」（按此山在蓬溪。）

唐詩紀事五〇段文昌條：

「（文昌）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于此，俗謂之段公讀書台。

長慶初……授劍南節度使，有邑人贈詩曰：昔日騎驢學忍饑，今朝忽着錦衣歸。」

太平廣記四六〇元庭堅條：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出紀聞）」

按此十人者，段文昌爲宰相，符載、楊衡、劉蛻、元庭堅等亦皆一時名士，亦見蜀中讀書山林寺觀之風之盛。又圓覺經大疏鈔卷一之下云：

「宗密，家貫果州，因遂州有義學院，大闡儒宗，遂投詣進業。」

按義學院似亦爲寺院所建（參考第一章），則一代禪宗大師之宗密，本亦居寺學習儒業，後乃皈依佛法者。

（9）九華山

此山本名九子山，古未知名。李白深愛之，更名九華，播於風詩，其名大著，（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九冊李白等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詩序。）故中唐以後士子多有隱逸讀書其中者，末年尤盛。如全唐文八一五顧雲唐風集序云：

「大順初，……河東裴公掌邦貢，……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

唐詩紀事六七顧雲條：

「（雲）池州鹽饑之子也……與杜荀鶴、殷文圭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

同書六八殷文圭條：

「（文圭）池州人，居九華，……苦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舉進士。」

唐才子傳一〇〇張喬傳：

「（喬）池州人也，隱居九華山，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大順中，京兆府解。」

全唐詩第十函第六冊鄭谷題慈恩寺默公院：

「雖近曲江居古寺，舊山終憶九華峯。」

同書第十函第八冊李昭象赴舉出山留寄山居鄭參軍：

「還如費冠卿，向此振高名。」（按費冠卿隱九華山十五年以上，見唐詩紀事六〇；知此出山指九華而言。又山中寄崔諫議：「半生猿鳥共山居。」）

按杜荀鶴、殷文圭、顧雲、張喬、鄭谷、李昭象皆一時文壇名士，均出其中，足見九華山於唐末時代亦為江南一大肄業中心。

（10）揚州寺院及淮南其他諸寺山

揚州為中唐以後中國之最大經濟中心，寺院甚多（圓仁行記云四十餘寺，當指大者言）士子肄業其中者必不少。前引撫言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讀書於惠昭寺。是為著例。又全唐文六二八呂溫送薛大信歸臨晉序云：

「大信與予最舊，始以孝弟餘力皆學於廣陵之靈巖寺。雲卷其身，討論數歲，常見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經……不離聖域。……」

按：此呂薛二人所肄業之靈巖寺似亦在山中。又舊唐書一八九下儒學王紹宗傳云：

「揚州江都人也。……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三十年。」

同書一四八李藩傳云：

「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按前條王紹宗固是讀書寺中。即後條李藩事，度當時情形，亦必寄寓佛寺或道觀也。

綜觀前引史料，習業於揚州寺院者凡得王播、呂溫、薛大信、王紹宗、李藩五人。播藩二人為有唐名相，溫才氣縱橫，一時名士，紹宗亦一時名儒，足徵讀書揚州佛寺道觀者亦必甚多也。

此外淮南諸寺山曾為儒生習業之可考者，尚得兩處。

鑒誠錄八衣錦歸條云：

羅使君向本廬州人，……常投福泉寺僧房寄足。每旦隨僧一食學業而已。歷二十年間，持節歸郡。泊入境，專遊福泉寺，駐旌戟信宿，書其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行時賓從歌前事，到處杉松長舊圍。」

按廬州屬淮南節度。而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七冊羅炯行縣至浮查寺：「二十年前此布衣」

云云，與鑒誠錄所載全同，則炯向同爲一人。復考全唐文四四六陳詡懷海禪師塔銘云：

「既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海，豈惟心證，亦假言詮。遂詣廬江，閱浮槎經藏，不窺庭宇者積年。」

又同書七三一賈餗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靈坦)碑云：

「師既佩真訣（天寶未得法於神會）……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

按宋高僧傳一〇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略同，而作廬江浮槎寺。則羅炯習業之浮查寺即廬江之浮槎寺也，與鑒誠錄所記州名亦合，不知浮槎福泉是否爲一寺也。懷海、靈坦兩大高僧皆曾詣浮槎閱藏，想此寺規模必甚大，藏經必極有名，故高僧遠道來閱。或許亦藏儒書，故炯亦習業其中歟？

又舊唐書一四〇盧羣傳云：

「羣……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

而新唐書一四七盧羣傳云：「少學於垂山」。下文略同。按垂山無考。據地名大辭典，大安山有二，一在河北房山縣。另一在湖北安陸縣西六十里，唐許紹家焉。安陸在淮南境，羣所習業者當即安陸之太安山也。

(11) 慧(惠)山寺及浙西其他諸山

無錫惠山（慧山）爲東南名勝，宰相李紳少時嘗習業惠山寺中。雲溪友議一李相公紳條載其事云：

「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被主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

又全唐文八一六李潛慧山寺家山記云：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寺，潛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爲朱方強留之。……李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遂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泊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

又名士李鷟亦肄業此寺，全唐詩第九函第八冊有李鷟慧山寺肄業送懷坦上人。又全唐

文七二四李鷟題惠山寺詩序云：

「太和五年四月，予自江東將西歸潯陽，路出錫邑，因肄業於惠山寺。居三歲，其所諷念，左氏春秋、詩、易及司馬遷、班固史，屈原離騷，莊周、韓非書記及著歌詩數百篇。其詩凡言山中事者悉記之於屋壁，文則不載。……」

此自述讀書情形甚詳：

此外，士子習業於浙西山林寺院之材料，尙數見。如全唐詩第九函第一冊項斯送顧非熊及第歸茅山云：

「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

此讀書茅山之例也。又全唐文七八八李贇請自出俸錢收贖善權寺事奏云：

「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臣太和中在此習業。」

此習業於常州離墨山善權寺之例也。又舊唐書一七九張濬傳云：

「田田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

新唐書一八五本傳，略同。據地名大辭典，金鳳山即福山，「在江蘇常熟縣北四十里，瀕於大江。琴川志，福山本名覆釜山，唐改名金鳳山，梁改今名。」又有金鳳城，「唐天祐中吳越所築，在金鳳山下，故名；即今福山城址。」按張濬事正在唐末，當即此山。又全唐文三三七顏真卿汎愛寺重修記云：

「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恆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

按下文述事，皆在崑山、姑蘇。檢黃本驥顏魯公年譜（黃編顏集卷首），開元九年，公年十三，「隨母外祖殷子敬於吳縣令任。」則此福山寺，或即常熟之福山歟？年譜云，開元二十一年，年二十五，「讀書於長安福山寺。」檢唐代長安與洛陽索引，無福山寺名，則黃說長安福山寺，疑不足信。以上兩條皆習業於常熟山寺之例也。又唐才子傳二邱爲傳云：

「爲，嘉興人，初累舉不第，歸山讀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進士。」

此習業嘉興某山之例也。又全唐詩第七函第九冊楊衡送鄭丞之羅浮習業云：

「始從天目遊，復作羅浮行。」

此習業杭州天目山之例也。又新唐書二〇三文藝李頻傳云：

「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大中八年擢進士第。」

此習業睦州西山之例也。觀此諸例，雖不集中，但其風甚盛，殆可斷言。蓋此區爲人文淵藪，而又無大名山便利學人聚處，故事例甚多而不集中也。

(12) 會稽剡中及浙東其他諸山

會稽山水秀麗，自古爲文士棲息之所，唐時文士讀書其中，可以想見。他如玉笥山、石門山、四明山、戔山昌安寺、若耶溪雲門寺及東陽某寺皆有文士讀書之例。如雲溪友議一李相公紳條云：

「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被主藏僧毆打。……後之剡川天宮精舍，……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

舊唐書一三六齊抗傳云：

「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

全唐文五二九顧況玉笥山書堂石傘峯銘云：

「齊侯賁趾，以隱爲榮。」

同書六八四陳諫登石傘峯詩序：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陽齊公，昔遊越鄉，閱翫山水者垂三十載。初棲於剡嶺，後遷於玉笥，自解薜此山，未二紀而登台鉉。」

同書七九一趙璘書戒珠寺：

「浙東觀察治勾踐故城，其東北二里有山曰戔，……在晉爲王逸少別址，……陳太建初有天竺徒……死葬山上，……所構華壯……所謂昌安寺者……余長慶中始冠，將爲進士生，寓此肄業。」

全唐詩第六函第三冊劉禹錫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

「數間茅屋閒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地遠何當隨計吏，策成終自詣公車。」

同書第十二函第二冊僧皎然送裴秀才往會稽山讀書。（詩從略）。

又同明府章送沈秀才還石門山讀書。（詩從略）。

唐才子傳三道人靈一傳：

「靈一，剡中人，童子出家……隱麻源第三谷中，結茆讀書。後百業精進，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

太平廣記一一二李元平條：（又三三九李元平條引廣異記略同。）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容色美麗……來入僧院，元平悅之。（出異物誌）。」

同書一九六許寂條：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出北夢瑣言）。」

按據此諸例，則剡川、玉笥山、石門山、四明山、戴山、若耶溪及東陽某寺皆有文士習業其中，且所寄寓多在佛寺。而李仲、齊抗皆至宰相，趙璘、李元平皆一時名士，足見其盛。

(13) 福建諸山寺

福建山寺讀書之風似以莆陽之莆山爲盛，觀黃滔兩文可略知。全唐文八二五黃滔莆山靈巖寺碑銘云：

「今僕射鄧瑯王公……雅隆淨土，……繕經五千卷於茲華（？），創藏而藏焉，即天祐二年春二月也。初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季水部員外郎蘊，貞元中谷茲而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原注：四門家晉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與王式書云，莆陽讀書，即茲寺也。）其後皆中殊科。……大中中，潁川陳蔚、江夏黃楷、長沙歐陽碣兼愚，慕三賢之懿躅，葺齋於東峯，十年。咸通乾符之際，豪貴塞龍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故潁川……與二三子率不西邁，而遇（愚）奮然凡二十四年於舉場，幸忝甲第。」

同書八二六黃滔司直陳公嶠（墓）誌云：

「齟齬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寧之榻，十霜索隨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

據此兩文已得八人，而五人進士及第，足見其盛。

又據上兩文，泉山、北平山亦有讀書者。復考新唐書二〇三文藝歐陽詹傳云：

「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袁（時爲福建觀察）。袁奇之……舉進士。」

馬氏南唐書一五隱者毛炳傳云：

「炳，豐城人，……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

按南臺山在閩侯縣南，潘湖必亦在福建境內。觀此諸條，亦見福建士人習業山林之風

亦盛。

(14) 敦煌諸寺院

敦煌爲西北佛教中心，亦爲文化教育之中心，士子讀書佛寺者必不少。自清末以來敦煌發現之古文書中不少題署爲「學郎」「學士郎」某某書寫者。即僅就學郎、學士郎且冠以寺名者而言，據那波利貞所見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中已有十一條，具見前引。按中晚唐時代，敦煌大寺可考者二十左右。就此十一條所見，寺之有學郎者已有靈圖、淨土、龍光(興)、三界、金光明五寺，可徵士子讀書寺院，在敦煌亦爲一普遍現象。

(15) 其 他

其他讀書山林寺院而地望不可考之材料尚多，即全唐詩所見已有下列二十首：

韋應物善福精舍示諸生：「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第三函第七冊）

李嘉祐送王正字山寺讀書（第三函第九冊）。

高適靈巖寺：「草堂棲在靈山谷，勤苦讀書向燈燭。」（第三函第十冊）

錢起山齋讀書寄時校書杜叟（第四函第五冊）。

元結遊石溪示學者：「小溪在城下」「勸引辭學輩。」（第四函第六冊）。

又遊漣泉示泉上學者（同前）。

閻防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第四函第七冊）。

顧況題元陽觀舊讀書房贈李範：「此觀十年遊，此房千里宿，還來舊窗下，更取君書讀。」（第四函第九冊）。

王建山中寄及第故人：「去年與子別……天路忽騰驤……十年居此溪，松桂日蒼蒼。自從無故人，山中不輝光，盡棄所留藥，亦焚舊書堂。……」（第五函第五冊）。〔參看同冊王建寄舊山僧。〕

于鵠題宇文駿山寺讀書院：「讀書林下寺，不出動經年，……年少今頭白，刪詩到幾篇。」（第五函第六冊）。

元稹感夢：「…裴相(洎)未相時，讀書靈山寺，住處接園籬，指言他日貴，晷刻似不移。」（第六函第八冊）。

白居易及第後憶舊山：「偶獻子虛登上第，却吟招隱憶中林。」（第七函第三

冊)。

揚發南溪書院：「茅屋住來久，山深不置門。」(第八函第六冊)。

朱慶餘韓協律相送精舍讀書四韵奉寄呈陸補闕：「白鶴西山別」「遙知尋寺路」(第八函第六冊)。

杜牧途中逢故人話西山讀書早曾遊覽：「西巖曾到讀書堂，穿竹行莎十里強。」(第八函第七冊)。(按第八函第八冊又收入許渾集)。

許渾卜居招書侶：「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憐君亦同志，晚歲傍山居。」(第八函第八冊)。

又送薛秀才南遊，一作送薛洪南遊訪山習業，一作送洪秀才南遊訪僧習業，有云：「從此草玄應有地，白雲青嶂一相招。」(同前)。

劉得仁送車壽罷舉歸山：「要路知無援，深山必遇師。」(第八函第十冊)

莫宣卿答問讀書居：「書屋依麒麟，不同牛馬路，牀頭萬卷書，溪上五龍渡……茅簷無外物，只見青雲護。」(第九函第三冊)。

崔塗入蜀赴舉秋夜與先生話別：「失計方期隱，修心未到僧，雲門一萬里，應笑又擔簦。」(第十函第六冊)

按此二十事者，半在寺院，而裴垪官至宰相，餘亦多名臣名士。此外可考見之材料，如舊唐書一七九柳璨傳：

「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

太平廣記三六五許敬張閑條：

「唐貞元中，許敬張閑同讀書於偃月山，書堂兩間，人據其一。(出傳信志)。」

同書四二一任頊條：

「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居深山中……。」(出宣室志)。」

按柳璨亦至宰相。

(16) 一般生活

至於唐人在山林寺院中之讀書生活情況，觀上文所引，已略可知，不須特為繁引，茲僅擇要補述如次：

全唐詩第四函第二冊杜甫八哀詩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云：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蠟，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熱薪，恬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顧。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宗匠集精選。」

舊唐書一七七崔慎由傳：

「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採枲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

同書一七九柳璨傳：

「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光化中登進士第。」

按前引唐詩紀事段文昌條，始讀書廣都縣龍華山，後爲劍南節度，邑人贈詩云：「昔日騎驢學忍饑，今朝忽着錦衣歸。」蓋寒士讀書山林，例甚清苦，而此三條尤足見寒士在山林苦學之況。至於寄寓寺院讀書者，往往爲寺僧所厭惡，只觀前引無言起自寒苦條記王播事已可徵知。又雲溪友議一李相公紳條云：

「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被主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資。因諭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多尤，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

按此條記紳讀書寺院，屢次轉移，皆爲寺僧所厭惡，或至毆打；紳亦終身憾之，必予報復。可以想見一般寒士讀書山寺困辱之情形，惟諸僧格於律規與社會風尚，有供給士子之義務，不能驅逐耳。

此外又如全唐文七四二劉軻上座主書云：

「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火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下略)。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

又與馬植書云：

「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

南嶽總勝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〇九七）卷中云：

「聖壽觀，……唐咸通中建，……舊記云，故靈武盧瑤鎮黔南日，奏請以舊書堂爲觀。六年，奏捨莊田屋宇永充觀中常住。」

按始入山林，卽芟夷開闢，且耕且讀，作永居之計，以便進可取功名，退可足衣食者，是爲山林讀書生活之又一類型。

（三）

以上所舉凡二百餘人，就此二百餘人歸納觀之，可得數點：

（一）除極少數幾條外，皆在開元以後，中葉以後尤盛。

（二）士子讀書大抵以名山爲中心。北方以嵩山、終南山、中條山爲盛，華山次之，東岳泰山蓋盛於安史之亂以前，其後遂衰，而僻處其東北之長白山則較盛。南方以廬山爲最盛，衡山、羅浮山、九華山次之。浙東西及劍南道皆爲人文蔚盛之區，士子習業山林寺院之風甚盛，但不集中，就中以惠山、會稽剡中、青城諸山爲盛。揚州大都市，士子讀書寺院者亦甚多。而閩中諸山亦頗有之。綜觀此諸區域：嵩山、終南、中條、華嶽在河渭兩岸，逼近兩都。廬山當東西南北水道交通之樞紐。衡山爲自昔名嶽，亦當南北交通要道。羅浮山則逼近西域南海海上交通貿易中心之廣州。九華山北距大江不遠，且鄰池口津渡之要。惠山、會稽則在自昔人文蔚盛之中心地帶。青城山則鄰接西南軍政經濟文化中心之成都。揚州尤爲中葉以後東南水陸交通之最大中心，亦爲當時中國第一大商業都市。敦煌爲西北對外交通之樞紐，亦爲西北宗教文化之中心。是則雖曰山林寺院，却非荒徼僻壤，而爲交通便利，經濟繁榮，人文蔚盛之區域。

（三）此二百餘人中，宰相十九人。曰韋昭度（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曰張鎰（王屋山），曰徐商（中條山萬固寺），曰張仁亶（白鹿山），曰房琯（陸渾山），曰李逢吉（廬山），曰朱朴（廬山，依僧如義），曰楊收（廬山），曰李泌（衡嶽寺），曰劉瞻（羅浮山），曰段文昌（廣都華龍山），曰王播（揚州惠昭寺），曰李藩（揚州寺院），

曰李紳（惠山寺、剡中寺院、華山），曰張濬（金鳳山），曰齊抗（會稽剡中），曰裴迥（靈山寺），曰柳璨（林泉）。此十八人中，房琯時代僅次於張仁亶，當在開元中，亦為唯一之世家子弟（裴迥或亦為世家子弟），餘皆貧寒，或至隨僧洗鉢。唐中葉以後宰相約一百數十人，其幼年習業山林可考見於載籍者已得十七人（張仁亶較早不算）。另一人則為梁相張策（華山雲臺觀）。此十九人之外，有一代文章宗伯，如陳子昂、李白、白居易等。有一代名臣，如顏真卿、孔巢父、李栖筠、崔從、盧翹等。有詩文名家，如徐彥伯、劉長卿、岑參、李華、孟郊、李賀、呂溫、符載、劉軻、杜牧、李商隱、溫庭筠、李端、王建、顧雲、杜荀鶴等。其他亦多一時才子名士。凡此皆足徵知習業山林寺院之盛。

（四）山居孤寂，例結伴同處，故許渾有卜居招書侶詩。然普通亦不過兩三人，或三五人，多亦不過十餘人；過此則甚少。至於讀書生活，一般皆甚清苦，且多寄寓寺院，隨僧洗鉢，時或為寺僧所厭惡，致遭毆打者。

唐中葉以後，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如此其盛，推原其故，蓋有數端：

（一）經學衰，文學盛。南北朝時代，北方尚經學，南方尚文學。南北教育情形之不同，亦與此有相應之關係。唐初承北朝風尚，儒學頗盛，漢代經學之發展至此作一大結集。其後儒風漸替，文學轉盛。唐代科舉以明經與進士為兩大要途。唐初此兩種出身在政治上均不居重要地位。自武后擅權，廣開文士仕進之路，進士科第遂漸佔優勢。此種情形，愈演愈烈。中葉以後，政治上之勢力幾為出身進士科第之文士所獨佔，明經出身轉為時人諷譏之口實，文學經學之盛衰於此可見。此種情形對於教育大有影響。

第一，自漢以來學官教育例為經學，武后既重文不重儒，故學官頓廢。中葉以後，經學既已大衰，學官教育遂益式微。李觀請修太學書（全唐文五三二）、舒元興問國學記（同書七二七）言之甚詳，茲不俱引。學官既衰，習業者勢必散處四方。

第二，經學尚師法，重師承，既習經業，必有所師。故自漢以來私家教授生徒得以千百計。唐中葉以後，經學既衰，文學方盛。文學尚性靈，重個性發展，不重師承。時風所煽，人不相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全唐文五七五）云：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

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愈以是得狂名。」

此爲當時實情，故時人多三五成羣，最多不過數十人聚居習業，相與切磋，至教授生徒至數千百人已幾絕無其事。

第三，自漢以來之經學，章句而已。習其業者，所賴於師承者多，所賴於優美寧靜之環境以陶冶性靈者則甚少，且大規模之講學亦非深山邃谷所能容。詩文習業，所賴於師承者少，所賴於環境之陶養者則甚大，且羣居不必多人，故深山邃谷最宜習業。徐鉉 陳氏書堂記（全唐文八八八）云：

「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鈞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意於居矣。」

此言誠是。按稽同異別是非，乃經學所矜重；陶氣質，潤心靈，乃習文之津途。一重人，故覓師；一重地，故擇勝。唐中葉以後，人務詩賦以取進士，宜其擇山林寺院之勝地，以爲習業之所矣。

（二）世家大族之沒落與平民寒士之進用。 此實亦由經學衰微與進士科第之盛所促成。蓋魏晉以來之世家大族，由通經致用而形成，亦隨經學衰微而沒落，政治上人才之登進由經學與蔭襲一變爲進士科第，世家子弟固亦有入山林讀書者，但家有藏書，有學塾，自以留讀莊宅者爲多。世家大族既衰，政治人才惟進士科第一途。進士科第之盛不但如上所論，促成文學之發達，且因其較有客觀之標準，平民寒士可有平等權利自由參加考試，無論孤貧寒微，一經登第，便有進用之望，且有數年之間，便致位卿相者。平民寒士得此誘發，自多習進士業者。然彼輩家屋仄陋，不宜習業，勢必擇山林靜境建茅以居，尤貧困者更唯寄寓寺院隨僧洗鉢之一途。故進士科第愈盛，山林寺院讀書之風尚亦愈熾。

（三）佛教鼎盛 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況繼續發展，臻於鼎盛，此亦助長讀書山林之風尚。

第一，當時第一流思想家多爲佛家，而彼輩亦類能詩文，故士子樂從遊學。如前引李端居廬山從皎然讀書，又如陸希聲自稱洗心求道於仰山通智大師，爲門人之首（全唐文八一三陸希聲仰山通智大師塏銘），是其顯例。至於相與切磋爲詩文友，更無論矣。

第二，寺院衆多，且多在山林。張籍送朱慶餘及第歸越詩云：「有寺山皆遍，」（全唐詩第六函第六冊）是也。其實南北名山無不佛寺林立，而江西、湖南、福建、浙西、宣歙、亦決不在浙東之下。寒士出身既惟有勤習詩賦以取進士科第，而貧無特營山居之資，勢必借寓寺院靜境以爲習業之所。況佛寺中固頗有置義學者乎。抑且安史亂後，北人南遷，無所居止，輒寄寓寺觀，故新唐書三五五行志以「天寶後詩人多……寄興于江湖僧寺」爲世將亂離士人寄寓僧寺之兆。又常袞禁天下寺觀停客制（全唐文四一〇）：「如聞天下寺觀多被軍士及官吏諸客居止」「其官吏諸客等，頻有處分，自合遵承……」云云。而亂後文士寄寓僧寺見於詩文雜記之例證亦俯拾即是。皆足見此爲當時極普遍之現象。（參看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第四章第五節）。一般文士且多寄寓僧寺，肄進士業者自可藉此靜境以資進修。

（四）一般文士山居之風尚 總觀唐人詩文雜記小說，一般文士所交遊者，除同行友朋外，非達官貴人，即寺觀僧道（僧侶多道士少）。所居處，非京師及通都大邑，即在山林溪谷。即各級官吏亦就林泉建別墅精舍，藉資遊憩。全唐詩四萬八千餘首中，與山林寺觀有關者幾佔半數，正反映一般文士山居風尚之盛。全唐文八八九吳崇重修開元天寶觀記云：

「八海之羽人頻至，五山之詞客如歸。」

詞客而云「五山」，於此亦得一正解。故其時山林中除寺觀外，各級官吏所建之別墅與寒士所建之茅廬均甚多，而大家屋、大莊園亦常見載記。然則唐時山林中固頗熱鬧，非今日冷清之比也。一般文士既喜過林泉生活，自助長書生肄業山林之風尚。

（五）山林寺院之藏書 此當與文士山居與士子習業山林之風尚互爲因果。關於唐代寺院亦藏經史子集書，第觀近代發現之敦煌千佛洞藏書，已可徵知。又全唐文六七五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後序云：

「白氏……長慶集……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傳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

據白居易東林寺白氏文集記（同書六七六），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尙藏寺中，「不借外客，不出寺門。」長慶集亦依此例。此雖白氏信仰佛教，然五本除姪及外孫各傳一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

本外，三本皆藏寺院，他處概不寄藏，實耐人尋味。蓋當時除中央有秘書監集賢書院藏書外，實無固定藏書機關，惟大寺院藏書可以恆久，如遠大師唱和集者，故時人樂於寄藏耳。

關於私家藏書山林之例未詳搜考；但廬山已得三條：

全唐文七四二劉軻與馬植書：

「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

十國春秋：

「陳貺……孤貧力學，積書至數千卷，隱廬山幾四十年……學者多師事之。」

馬氏南唐書一五隱者鄭元素傳：

「避亂南遊，隱於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

按：劉軻習業山林兼爲隱居，陳鄭皆純隱者。隱士多有藏書乃意中事。諸名山多有隱者，藏書總數必相當豐富。又遼史七二宗室義宗倍傳：

「義宗……太祖長子，……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

按此事當在五代初葉，雖在遼境，更可以徵知中國。是貴族亦有藏書山林者，藏書山林之風殆可想見。藏書山林之風既盛，寒士自多就之肄業，是無疑亦助長山林讀書之風尚。

(四)

唐代士子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已粗述如上，茲略論其與宋代書院制度之關係。

朱文公集七九衡州石鼓書院記云：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

按此不啻已明白承認書院制度乃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又按宋書院之最早者，莫過於白鹿、石鼓、太室（後更名嵩陽）、睢陽（即應天書院）、嶽麓五院。就中惟睢陽書院始於五代晉末戚同文之講學，餘均即唐代士人讀書最盛之山林，已見前

考。此爲鐵的事實，足證宋代書院即淵源於唐代士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可爲朱說之注脚。至於中條山，蓋五代時戰爭破壞過甚，浙東西及蜀中雖讀書山林之風極盛，然不集中於大山名岳，故均不及形成書院歟？

不但書院之形成淵源於唐人讀書山林之風尚，而「書院」之名稱實亦沿唐人讀書之堂構。

按唐代中央有書院。唐會要六四集賢院條：「（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以秘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充使。」是爲修書使。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四月丁巳，「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改集賢殿書院。」白氏長慶集六九香山居士寫真詩序稱之爲「集賢殿御書院。」就其性質而言，大體爲藏書修書之所。然全唐詩第二函第四冊張說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云：「東壁圖書府，西園（一作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是好學之君亦即以此爲讀書之所也。

至於私人讀書，達宦第宅往往有「學院」俾子弟肄業。如太平廣記一四九崔圓條：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表丈人李彥先爲刑部尙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
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出逸史）。』

酉陽雜俎五怪術篇：

「石曼卿……寶歷中，隨錢徽尙書至潮州，常在學院，子弟皆文丈呼之。」

同書一九草篇：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

是其例也。而山林習業者則多稱書堂，即匡廬一山，書堂之可考者已數見，具詳前引。又有稱書院者，全唐詩中屢屢見之。茲略引如次：（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已多徵引）

盧綸同耿拾遺春中題第四郎新修書院（一作同錢員外春中題薛載少府新書院）：

「得接西園會，多因野性同……學就晨昏外，歡生禮樂中。」（第五函第二冊，）

又宴趙氏昆季書院因與會文並率爾投贈：「詩禮挹餘波，相權在琢磨，琴尊方會集，珠玉忽駢羅……。」（同前）。

王建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云云。（第五函第五冊）

于鵠題宇文裒(一作裴)山寺讀書院：「讀書林下寺，不出動經年……年少今頭白，刪詩到幾篇。」(第五函第六冊)。

楊巨源題五老峯下費君書院：「已將心事隨身隱，認得溪雲第幾重。」(第五函第九冊)。

呂溫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願君此地攻文學，如煉仙家九轉丹。」(第六函第四冊)。

楊發南溪書院：「茅屋住來久，山深不置門……。」(第八函第六冊)

李羣玉書院二小松：「……從此靜牕聞細韻，琴聲長伴讀書人。」(第九函第三冊)。

賈島田將軍書院：「……行背曲江誰到此，琴書鎖著未朝廻。」(第九函第四冊)。

曹唐題子姪書院雙松：「……能藏此地新晴雨，却惹空山舊燒烟。」「……莫教取次成閑夢，使汝悠悠十八年。」(第十函第二冊)。

僧齊已宿沈彬進士書院：「相期只爲話篇章，踏雪曾來宿此房，喧滑盡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第十二條第四冊)。

據此所引諸詩句，略可徵知其時書院之性質：一、私人營構。二、讀書之所，非藏書之所。三、絕大多數在山林中，且有即在寺中者。故此所謂「書院」與前述之「書堂」名異而實全同。由此言之，宋代書院制度，不但其性質由唐代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演進而來，即「書院」之名稱亦由此種風尚中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規制，以爲羣居講學之所耳。

附 記

民國四十年二月，余曾寫唐人多讀書山寺短札一則，刊於同月二十八日出版之大陸雜誌第二卷第四期。其後續獲材料十倍於前，遂於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撰竟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初稿，刊於民主評論第五卷第二十三期。近數年來，復有所獲。會本所編輯三十週年紀念刊，而余方自海外歸來，不暇撰述新稿，爰就前稿增補訂正，以應之。述證雖有進境，論點則無大異也。回憶本文初稿撰竟

後，得讀劉某唐代政教史。其第一〇〇頁有私人講學與讀書一節，全取拙作唐人多讀書山寺一文，而竟自以考證方式出之。附此申明，以免誤會。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五日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又本文取材，頗多唐五代筆記小說家言。此類記事或不無失實之處。然本文主旨不在考證個別事項之準確性，而在闡明當時社會之一般風尚。稗官所記容有失實，然仍足反映當時社會風氣，此無可否認者，故取之不疑。本文所採此類材料，以太平廣記為主，惜閱此書時，影印談本尚未開箱，僅取掃葉山房本用之。頃再取影談本閱之，已及三百五十八卷，得掃葉本所闕者三四條，會本文排版送來初校，爲之補入，惜不得終卷也。然亦有掃葉本見載而談本或闕者，固當參合用之也。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初校並補訂後記

昨日元旦，閱影談本太平廣記完畢，復得三條。再校稿，不便增改太多，爰附記於次：

卷四〇九染牡丹花條：「韓文公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出酉陽雜俎）」

卷四二二盧翰條：「唐安太守（安上或下脫一字）盧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時嘗結友讀書終南山。（出紀聞）」

卷四一七趙生條：「天寶中有趙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尙不得爲郡貢。……生益慙且怒……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熱切饑，食粟糲糲，不憚勞苦。……後歲餘，以明經及第。（出宣室志）」

按第一條染牡丹花，掃葉本有之，前次失收。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終南山區，附記讀書長安城內寺院者，只韋昭度與竇乂兩條，並此爲三。第二條盧翰，爲掃葉本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

所缺。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終南山區，記讀書終南山者凡十一人，得此爲十二。第三條趙生，掃葉本有之，前次失收。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中條太行山區，附記讀書太原附近者只崔從兄弟一條，並此爲二。

民國四十九年元月二日晨